交通公司　經售汽車材料各種汽車車輛鋼鐵五金各貨俱全　總公司春熙路　分售處少城公園對門

伏魔印刷社　承印各種公文表冊　材料精良工作精良　價格和平　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社址中東大街鈐印第六十號

本報招登廣告價目
本報招登廣告以五十字爲限每日收費壹角國貨廣告特別優待長期面議

小舞台合訂本已經出書
預約諸君請來取書
每冊售洋四角

商業場一李萬利長失章申明
本號開設商業場內歷有年所前以无妄之災遭兆焚如於忽忙之際失去戳章一顆係楷書萬利長號四字惟恐奸人拾得借事生非除向公安局備案外特登報申明以後本號一切銀錢來往手續除另刊號章外必須和平私章爲憑否則概不生效　經理李和平啓

介紹產科聖手
余室人昨夜臨產異常危險特請雲南會館三十五號產科王芝之先生施手術王家毫無痛苦產婦得保安生母子二女士至德昌魏之揭陽也特誌先生之報此以誌謝　草市街四十二號張義堂啓

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拾月貳拾伍日星期三
第一八七號
社址東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一角　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卜卦只有三分靈　思婦空流半日淚

賣卜人自相矛盾惹得一場沒趣

賣卜人王某，負一挑，籠二小鳥，操云能啣卦斷吉凶，行至武備街，一般男婦，圍聚問卜，該兩鳥係練習有素，頗解人意，一任王某驅使，所啣出各卦，雖屬無稽，而就一般婦觀之，咸驚爲神乎其神也，適有張姓婦者，夫壻從軍，迄無音信，家道清寒，時感斷炊之虞，因覩

…小鳥啣卦…

如此靈奇，乃就前問卜，惟不悉卦資幾何，未敢造次，因乃問賣卜者，一卦需代價幾許，王某見張氏衣服襤褸，知係貧家婦，欲借之以證其術之神，遂與張氏曰，卦資幾許，全視汝之

…命運如何…

汝命好則取資豐，運賤之命，則吾倘分文不取也，卦上注得明白，勿庸多問，張爲其所惑，求王爲卜，俄而小鳥啣出一卦，王乃展開朗誦，上面說的張氏如何命苦，如何主窮，最後還說出卦不取分文，倒找銅元一枚，王唸畢，張氏曰，大嫂命主十窮，拿出當二百銅元一枚與板，破破我的晦氣，張氏放入囊中聽得此言，語頓時羞愧交加，無地自容，新愁舊恨，擁上心來，不禁痛倒街前，

…放聲大哭…

觀者憐之，羣相勸慰，惟張氏因勾起心事，愈哭愈痛，任眾人怎樣解勸，終是哭鬧不休，閙得眾人亦無心問卜，王某生意，遂大受影響，初王某之用心，原在拿張氏作榜樣，以炫其術之奇，殊不料，鬧得這樣糊塗，不可收拾，亦失悔剛才不該

…言之太重…

鬧出這種花樣，好容易，說得眾人入彀，就這樣下台，未免可惜，一時忘形，竟向張氏勸道：「大嫂不要啼哭，卦照十分算，只有三分靈，剛才卦上所云，未必全屬可靠，說不定你將來還與享福哩，不可不信

…不可全信…

我勸不要哭吧，俺還得做生意哩，」此言一出，張氏已哭得心亂神迷，驟聞王某這樣說來，頓覺一團怒火，擁上舌根，勃然變色，向王某大罵道，「你既說你的卦不真，爲何

…咒你老娘…

我既然命裡主窮，何時不可一死，你這樣欺負我，俺非與你拚個死活不可，」說着連撕帶抓，鬧做一團，一時鄰人見鬧得不開交，乃竭力將張氏勸開，扶之回家，張氏連哭帶罵的，走回家中，猶門裏還聽見千該殺萬該殺的罵個不休，說時眾人見王某

…矛盾其言…

相率一鬨散去，而王某招此一場大沒趣，乃像丟蛋老母雞似的担起挑子溜之大吉，昨友人趙君向記者談此事，相與捧腹，姑誌以供一噱，

巨虎巨獅

天然博物院添購

平訊天然博物院，近因該院生物減少，亟宜補充，昨日據該院生物系職員吳炳宗談云，刻下已在四川，採購絕大老虎一隻，稍小者一隻，現已運到漢口，大約一星期以內可以運到北平，現園中正在趕建虎房，并聞該園現預備再購巨獅兩頭，以資陳列云，

春熙南路　大中國理髮公司　裝修工竣即行開幕

小舞台

梅亭宴

(上關張詩)安危須仗出羣材，(張詩)漢兵奮迅如霹靂，(關介)雲長關某，(張介)翼德張飛，(同介)大哥升帳，整頓人馬伺候，(上淨丑詩)出師須奉朝廷命，(丑詩)捷報全沾宰相恩，(淨介)左將軍朱靈，(丑介)右將軍路昭，(同介)皇叔升帳，營門伺候，(上劉詩)東馬抹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表帝中，撞破鐵籠逃猛豹，頓開金鎖走蛟龍，(介)左將軍劉備，欽奉聖命帶兵五萬，徐州防剿，來呀，哦，傳諸將進帳，(同介)見過大哥將軍(劉介)與二位監軍看坐，(淨丑介)謝坐，(劉介)袁術勢敗，其行必速，我兵不可久延，二位監軍，帶兵五千，分扎徐州東南，二弟三弟帶兵五千，分扎徐州西北，掛袁術若到，做一個一鼓而擒，(卒介)董國舅餞行，(劉介)請(上正生詩)有此熊熊象，當能報聖明，(劉介)國舅請了，(正生介)皇叔請了，(劉介)君命在身，未來辭行，何勞國舅祖餞，(正生)好說，請問皇叔，何以走得這樣忙迫　未完

輓聯

某武官輓某國老聯

活了七八十歲，兩個兒子作大官，你好福氣，
弔者六七百人，三營兵士送靈柩，我也沾光，

金魚展覽會參觀記（續）

展覽魚類八十餘總數二百餘尾，魚種多珍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無鱗虎頭球，二，大鴨蛋，紅望天，六，紫花藍龍鳳，三，龍，黑花，素藍花睛球鳳尾，四，翻眼翻鳳，六，紅，白鰓蛤蟆頭，四，麒麟蛤蟆頭黑望天，四，珍珠麟魚翻鰓龍睛球，以上屬耀光所有，四大龍睛捲鰓望天，二，紅頭，二，紅眼絨球，四，白彩花龍紅素藍花，二，睛球，十二，紅彩花龍，三，藍鳳尾，睛球，十二，全紅龍睛，以上屬張宅所有，球，十二，烏魚龍睛，二，藍球，二，純白龍睛，四，以上屬三，花虎頭，二，王叔儿所有，紅頭頭，二，肉藍虎腮紅，四，黑虎頭，白紅球，二白龍，鶴頂，二，以上屬齊千和所有，此外尚有帶脊紅球，花鴨蛋，二，紅球花虎頭，二，花鴨子，二，白翻眼，二，麒麟白球藍鱗白球，二，帶脊花望天，二，白翻鰓，二，紫帽子，二，紫龍背，二，紫龍鳳紅獅，紅翻鰓，三，紅頭淺紫，四，細眼，二，紅標二唇，二，紅翻陽，二十，素蛋白翻，二，紅龍球，二，以上魚主姓名不贅，

…產地多寡…

魚之產地有開封，北平，徐州，以開封最多，北平次之，徐州最少，

…展覽結果…

魚類約八十餘，總數二百餘尾，以王淑九最多，張巨楊，龔鼎最多，且多精采，尤以王叔儿之龍睛球鳳尾，就以兩色奏鮑，爲最出色，參觀者至此輒戀戀不去，該會今明後三日，仍繼續展覽，魚迷可前往一飽眼福云（完）

發現二龍

關中古壙

西安函，隴海鐵路現已修過渭南，而臨潼路綫亦經劃定，依沿該綫之新豐墳墓，通來掘遷甚是忙碌，距臨潼縣轄新豐鎮三里許之油王村有開姓者，業屠，於八月初旬亦鳩工遷移祖墓，不憶甫將壙穴掘開，忽然白霧如烟，滾滾上騰，少頃，霧散，視之，棺旁發現二龍，相對而臥，旁有蜘蛛一，其大如盤，龍一大一小，大者長二尺餘，小者亦長尺許，腰圍粗如細椽，頭有雙角，唇有長鬚，兩足有爪，遍體生鱗甲，見人，張牙舞爪，（初現黃色繼變青色）突有欲躍起之勢，惟經夏日炎炎，頃刻間，龍與蜘蛛俱死矣，開姓以爲係千古所常見之靈物，並命工人連同蜘蛛昇歸家中保存，現此事已引起社會人士之注意，此間業經發生爭論，大約可分兩派，即持非龍論者與持真龍論者，持非龍論者謂龍生於水中，今乃發現於土中，實爲穿山甲，絕非真龍也，而持真龍論者，謂此與穿山甲形頗略似，但此龍有雙角與長鬚，穿山甲無雙角與長鬚，且穿山甲之頭與獸類之頭相似，而與此龍頭大異也，一時爭辯紛紜，真贗一懸，聞此間有人擬購買死龍運省，以供科學家之研究

光明影院 四大天王

智育影院 恩怨了了 國歷十月二十一號特映 明星公司偉大出品 歷史戰爭有聲巨片

蕭鑄成 耑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五十四號

小舞台 唯一無二特別戲園 梅亭宴 票價每位二百

成都新聞

白濁靈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每瓶定價元角主治濁塞不通，二期房初期淋濁，刺痛淋濁，鎗淋糊蒙，三期淋濁，溯夕出濃，五淋白濁，三日擔止，七天斷根或部經售處城守東大街華春堂藥房路房段健華藥房總府衛生生藥房鹽市口華英藥房

笑笑笑
廣太太外史眞正妙 滑稽處牙笑掉描寫 香艷膩並不俏男 女部可看老幼都可 讀成部社會黑幕畫 知道書存無多要買 請早
韓朝宗 每部定價四角 本報代售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喜變憂文龍歸地府 禍得福招鳳入皇宮

命他跟着。一路進城。同去謁見徐大人。以便當面證明二這事。文世雲答應了。立即出來。穿好新衣。命么師。將馬牽出。君臣二人。上了馬匹。文世云跟在後面。不到一時。已到衙門。徐公早在大堂坐候。已經吩咐門上。見着騎馬人來。即忙打開中門。由他穿堂而過。君臣對直走進二堂。徐公上前。將龍頭挽住。天子下馬。走進上房。坐定。徐公見着了常禮。文世雲站在側邊。看着發呆。心想徐大人。乃是封疆大吏。一省的諸侯。海外的天子。見了我外甥女婿。卻怎麼這般恭敬。敢莫非他是皇帝。但是皇帝是在京城。也走不到這裏來。心中正在疑思。被羅燕叫道。文世云。徐大人同你說話。他才一驚。已見徐公過來。牽着他手。同到花廳坐下。這陣他眞是受寵若驚。一時手足無措的。聽徐公說道，你甥女福命不淺。遇此奇緣。將來你就知道了。你回去對她母女說。婚事一概有我。作主就是。文世云歡喜非常。起身告辭。回去報信去了。回書再說蕭方。打發他母女走後。把門拉來扣着。也不管屍首怎樣。竟自悄悄回店睡覺。次日晨早。便回衙去了。這邊包鎮南。急急回府報信。向老夫人說是魯家母女。恃强賴婚。聘人刺殺公子。已經死於非命。盧文龍的母親。這一氣非同小可。登時痛哭起來。驚動盧文龍十三房妻妾。問明情由。也大放悲聲。哭得來一團神。像淚人兒一般。包鎮南急勸道。老夫人少夫人。且莫悲傷。現在要趕急報官緝凶。纔恐凶手逃走。一面把屍首抬回。買棺裝殮。才是正理。老夫人止淚道。你就快拿片子。叫歷城縣。賀永忠。辦理此事。務要將凶手。及母女拿獲正法。與吾兒報仇。如其不然。儘防他的飯碗打倒。包鎮南跟即連夜。分頭辦理。卻說歷城縣。接着片子。說是國舅被人殺死。叫他緝凶。好似青天一個霹靂。心中暗暗叫苦。那敢遲延。立刻坐轎。到了魯家。見盧文龍倒在血泊中。臟腑胃出。腸鋪開一地。這時盧府家人。即將屍首收好。用白綢裹了。抬回府去。賀知縣便將同院居民。無分老少男女。一併鎖押回縣。

次日命了快捕。四探拿凶手。及文氏母女案。捕役奉命。急如星火。四處偵查。毫無綫索。盧府又來催案。賀永忠把拘回來的居民。個個拷問。打得一般男女叫苦連天。一般差役。一日一比。也打得求饒不止。賀永忠發遂。再限三天。倘若拿不着正凶幫凶。定重責不饒。差役諾諾連聲。退下堂來。眞是急得像熱鍋上的馬蟻。一時走頭無路。內中有個差人。名叫王成。最是精幹。心想魯氏母女。怎敢刺殺國舅爺。這其中必有原故。那盧文龍終日行爲。平時恃强逞霸。總是估逼魯氏母女。或者遇着豪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兼之魯家前院。正是洪興棧房後面。不如到棧房探訪一番。或者得着綫索。想罷便到店來。尋問店東。誰知問了一陣。還是毫無頭緒。王成好生着急。忽的有所感動。計上心來。他想魯氏母女。出事之後。一定逃出城去。時當夜晚。他婦女之輩。能走好遠。四城之外。距離甚遠。難尋歇處。惟南門五里墩。計算行程。可以到達。我且到五里墩探訪去罷。想着。立即邁步出城。恰恰走到文世云店內。假意投宿掛號。文世云正在櫃上。連忙招呼。問了姓名。王成故意與他閒談。問長問短。說些生意興隆的話。說到後來。王成問道。前幾日的夜晚。可有一個婦人。同一個姑娘。到你店內投過宿嗎。文世云見問。不覺大驚。但是想到。有徐大人作主。也就不怕。便答道。有是有的。不過宿了一宵。次日就長行了。王成道。是不是叫魯文氏。你可問明。寫上號簿嗎。你把號簿拿來我看。文世云生性誠篤。從來不說謊話的。聽王成這一盤問。又要看他號簿。就有些心虛。頓時惶恐不安。儒儒半晌才道。我簿子上莫寫得有。我妄配問他姓名。王成見他這種神情。忽然觸起。他又姓文。這魯文氏。莫非與他有關係嗎。心中正在犯疑。陡見店內。走出一個婦人。向文世云叫道。兄弟快進來吃飯了。這時文世云。正苦應付艱難。聽着叫他吃飯。就借此走進去了。王成久在公衙辦案。何等機警。立時回身出店。投明首人。派了幾名巡丁。對直走進房內。見文世云同着兩個婦人。一個姑娘。正在吃飯。王成把拘票拿出。抖開鐵練。向魯文氏母女頭上套來。文世云急阻止道。你既奉命捕人。他母女自難逃走。又何必拿鍊子拴呢。我都同着一路。去見你們大老爺就是。這時首人。見招鳳嗣質可憐。也從旁說道。

（未完）

影憐的恨

紀實短篇 （笑儂）

儂知必爲軍隊到勳，時守者均出應戰，儂乃乘機逃出從間道而逃，幸不爲人所見，此時得脫牢籠，有如驚弓之鳥，而閨中弱質，不諳途徑，惟見路就行，經幾千辛萬苦，輾轉而抵南幸充寄寓逆旅，然自顧舉目無親，前路茫茫，思懷往事，輒悲從中來，毫無人生樂趣，乃決意自殺，惟命不該絕，爲某醫生所救，醫生詢儂所苦，儂乃將前事泣訴，醫生憫儂所遇，願認儂爲青女，返彼家居住，免流落無依，爲歹人所誘，儂察其意誠，不覺感激涕淚，比及痊愈，乃攜儂返家，儂此時方謂脫離苦海，水登安樂之境矣，乃命宮磨蝎，禍不單行，儂之厄運，正願有縮盡，鑒鄰有三姑長八者，固一老奸巨猾之拐婦棍，探悉儂之底蘊，認爲有利可圖，不惜落井下石，千方百計以愚儂　謂出爲人傭　自食其力　實勝在此間仰人鼻息，又謂彼有一姨母在渝　該處工值甚優，如願往，彼可任介紹，我一時不察，深以爲然，向之求計，彼乃約儂翌晨至某碼頭相會，儂遂翌晨乘間逃出至碼頭，彼以先在，招我登舟謂先至彼之姨母家，徐圖良計，船行數日，始登岸抵彼家，則所謂姨母者，實一鴇母也，我此時方知誤墜奸人詭計，入此勾欄，嗟夫　君試思之，以一深閨弱質，焉能抗彼惡鴇之威逼利誘者，而儂從此遂墮落人間地獄　永無超脫之日矣，迄今厭倦風塵，屢欲擇人而事，奈買笑王孫，多是王魁之輩，故今仍墮溷之花，亦惟空嘆造物不仁已耳，語畢，唏噓者再，余亦爲之嗒然，是時四壁虫聲唧唧，一若似爲彼姝嘆息也者，歸後援筆以表之，使天下有情人閱此，當亦爲彼姝洒一掬同情淚也，（完）

喜煞癮客 煙館發獎券

△頭獎一千盒

本報重慶通訊，近年以來，發行獎券之風，彌漫全國，最妙者，昨有人至都郵街遂園燒煙一盒，竟亦被贈獎券一張，券上註明，由大東，及遂園等三家聯合舉辦，號碼及給獎辦法，一律按照市政公益券辦理，除正獎之外，仍有對尾，只所得之獎爲洋煙，并非洋鈿而已，其獎額最多者爲一千盒，最少者爲十盒，亦可稱發噱之一事也

楹聯拾零

聯語彙選名勝佳撰

聯云，洋洋八「登斯樓也我喜，把酒臨風忘寵辱，美人兮予懷渺渺，攜山河日居然[illegible]

知醫云，「一同民漢氏，小多是[illegible]民，我最愛民無異視法，尉須變法莫重來，[illegible]東事博，同訓江山，歲飽各大姓輸粟平糶，輿聯句從堂上云[illegible]盡力盡心，未能十分盡職，[illegible]其任勞任怨，不辭辛[illegible]點任功[illegible]

歸安徐阮鄰甘棠祠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三七　蘋英

殺到後來，方知只有兩八，衆匪正要把冰月二人圍住，忽聽得鼓聲雷動，寨中擁出無數人馬，爲首的一個大漢，帶了一個年青的女子，大喊一聲，衝過吊橋，一個拿着七八十斤重的一柄大刀，一個拿着兩枝利劍，直向正中的頭目營房衝殺過來，衆匪猝不及防，要待捨了冰月二娘，回身抵禦，兩匹馬已經趕到，一個刀砍，一個劍刺，刀砍處頭顱落地，劍刺時性命歸天，冰月二娘見一男一女橫衝直撞而來，料得即是粹單的父女，便即兩面夾擊，拚命厮殺，單人傑見兩個女子各拿着枝寶劍縱縱跳跳，忽而從人叢中殺入，忽而復從人叢中殺出，看得千軍萬馬，如入無人之境，知道便是信中的冰月二人，不覺暗暗稱奇，只因在忙亂之中，彼此不便招呼，各顧自己，單人傑父女領了寨中丁壯從這邊殺入，冰月二人從那邊殺入，四枝利劍一柄大刀，已經猛不可當，並加着千餘根長矛數百把短刀